

T 9299/114.2

2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89



和史彙編卷之七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國憲門

雜述類

秦法相沿

三代已後至秦始皇境界分明又別一世其道則去  
仁任法其體則尊君卑臣其制則郡縣而不封建  
其官則選授而不世祿其中國則馳道地行其夷  
狄則長城天限其文章則刑名之編其尊用則刀  
筆之吏其燬棄則書史其坑滅則儒生其宮與府



則異宜其兵與民則殊役漢祖承之去其特甚因循簡便蹈故襲常延於晉唐日新月盛先王之經制上古之真淳漸斷無餘而雅道益遠矣世運推移之故王霸消長之機帝寔命之抑豈始皇之罪

### 封建難復

開闢以來至於秦政三皇五帝之世勢須一番轉移蓋民僞益滋風俗日薄道德不同軌禮教不同情阡陌旣開經費日倍先王之制不容不變柳子厚封建之說世儒非之殆未易言也子厚謂封建者聖人特怵於勢其說甚然蓋塗山之萬國玉帛孟

津之八百諸侯人衆地廣其能以廢之乎吾意鴻蒙之初生民之始人各爲聚勢不相繼乃後聖人挺生首出庶物別其疆域理而分之因曰封建周衰世變弱肉強食陵夷以及七雄昔日侯封無幾其勢固不能不郡縣也子厚謂公天下自秦始非也戰國之時諸侯破滅齊楚趙魏多已建郡立邑如卽墨大夫田單皆其守土之長何獨秦哉但秦則盡去其籍而天下悉郡縣矣吾意堯舜再作可議者井田耳封建決不容復也試以武官世襲言之黃口乳臭割剝骨髓統綺膏梁貪饕富貴更使



據有人民社稷自然必至慢神害民將盡削其地而去之耶抑姑緩其罰而徐爲之所也夫然亂天下必自封建始秦法固不師古如郡縣之制通變宜民萬世常行不可因人而廢

### 國運長久

漢高祖起豐沛不五年而成帝業唐文皇兵興晉陽亦僅六載皆纘禹舊服奄有職方抑何成之易耶由秦隋之政猛耳政猛則民殘民殘則勢弱勢弱則渙散離披土崩瓦解人無固志兵力所及因壘而降矣我皇祖壬辰濠梁勘亂至戊申而後車書

會同首尾一十六年間關數百戰何其難也由元之法踈政緩而國無畏民特順帝不君天厭夷德中華正統非其久居命皇祖驅除之也况秦隋之末終鮮豪雄漢祖唐宗挺生間氣其鴟張狼顧勢相頡頏僅一項羽餘俱烏合群盜爝火遊寇至正之初乘時竊命徐貞一陳友諒之攻堅張士誠韓林兒之養士明玉珍父子之能守方國珍兄弟之多機察罕王保保之設奇李思齊張良弼之善戰皆極一世之雄足爲萬人之敵海內歸元旣久而生民又鮮離心皇祖無尺地一民之資以布



衣提三尺劔駕馭群英其視漢唐其難已倍夫得  
之難者守必固功之大者享必豐此我朝運有  
殷周之長世無漢唐之亂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  
幡綽亦善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  
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宴  
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  
羊俯仰如鼓節奏宋沆爲太常待漏光定寺聞塔  
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鍾取置僧堂令太常作樂而

聲應又侍帝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笙者曰  
鬼遊廬墓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  
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  
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  
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  
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  
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注  
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  
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  
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



竄改於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寔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下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卽調京軍大同榆林每每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 朝日夕月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當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分

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 媒巫僧謁

伏羲始作媒以交男女作介以交朋友女媧始作巫祝以交神人神農始作僧以通銜售軒轅始作保以通假貸少昊始作謁以通君臣夏禹始作譯以通夷夏

### 進曆頒曆

國朝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大統曆於百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遁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



屏上又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  
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徧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爲  
私造

### 改元

史記秦本紀曰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六國表  
云初更元年也檢歷代人君卽位爲元年中間無  
改元之制至秦惠王乃始有之漢興多因秦故故  
文帝因之亦有後元之改迄今以爲常故改元之  
始由秦惠王也章衡編年通載曰魏惠王五十年  
更爲元年又曰以襄王初改元稱一年太史公書

誤分爲二王之年數後十年秦始皇更元年也顏師  
古前漢書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建元而紀  
年通譜云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等號

事物紀原

### 損膳

事始云後漢鍾離意諫明帝陛下躬克責降避正殿  
損常膳錄記以爲二事之始今檢意疏文止言避  
正殿而無損膳之語又前漢文帝已書徹服損膳  
及賈山至言有陛下卽位損食膳不聽樂則事始  
所記謬矣按周官膳夫掌王食羞五日一舉鼎十  
有二物皆有俎齊日三舉大喪大荒大禮天地有



裁邦有大故皆不舉是則王不舉者損常膳也疑  
茲禮乃周舊典云爾迄今國有裁減日食避正殿  
行之爲式事物紀原

輟朝

唐會要日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張說薨輟朝罷元會  
又大和三年七月崔龜從奏云正觀中任環卒有  
司對伏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歿其夕罷警  
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  
推是則太宗以來尚未行茲禮會要首錄開元事  
當是自明皇始也事物紀原

起居

唐貞觀十三年房喬奏請三日一臨朝二十三年九  
月十八日太尉無忌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  
卽大位今已後每日常坐永徽元年十月十五日  
勅京官五品依舊五日一參二年八月十九日照  
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卽爲常式蓋  
今五日起居之始也漢書循吏傳曰漢宣五日一  
聽事則彷彿起居之事其禮雖見于漢要自唐始  
行之事物紀原

警蹕

甲子史編 卷之二十三 二二六十二



禮史彙編 卷之七十三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  
謂出軍者皆以警戒入國者皆以蹕止也故日出  
警入蹕一日蹕輅也臣子侯伯另爲一等以分上  
下之制

### 奉陵

奉陵內宮內人固有舊制某常見報狀內云內宮某  
以某過奉陵內人亦時有之伏見士大夫每選兒  
孫主守塋域必以謹良寡過者處之夫事生尚擇  
其人奉先尤宜盡敬今以罰過配陵寔乖嚴奉之  
禮其奉陵內官宜請遵行舊制勿用有過之人

###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宮予亦爲尚書郎陪郎上事多矣  
是日僨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詰之曰曷再  
拜曰拜廳曰非也此乃拜恩也蓋京城官署皆在  
大內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踐履官常僨者不  
達乃曰拜廳予嘗爲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  
張從玘曰請服羅巾吉衫予詢之則曰先拜恩後  
上事又衆官列位僨者曰面西再拜拜訖成上事  
之禮旣事予以其有知獎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  
某叔祖常爲功曹吏時李相國珏爲河南尹命功



科史彙編 卷之七十三  
曹叅軍示之日先拜恩後上事小人傳之父祖不  
敢廢闕予喜小吏好善且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 元遺諸臣

傳曰楚雖有才晉實用之夫興國之取亡國之遺也  
勝棋之着敗棋之棄也元不能識拔劉誠意輩困  
之下僚以遺我 太祖雖欲不亡烏可得耶諸君  
子棄夷就夏滌垢向新或至叅謀猷議政事縮史  
筆盛哉首陽之風遠矣彼受勝國顯爵祿如危素  
輩又其下者武弁則奚誅焉吾不錄錄文臣

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改弘文館學士治書侍御

史秦從龍未任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王時刑部  
侍郎程儒漢學士承旨詹同俱仍原職羅復仁爲  
弘文館學士總管府判劉基見前李善爲燕府紀  
善戶部尚書張杲改中書叅政山東行省左丞安  
然樞密同知朱守仁改工部尚書樞密同簽李質  
改刑部尚書禮部員外郎魯堅改本部侍郎主事  
蕭肅改工部侍郎翰林編修宋濂改承旨答祿與  
權改侍講國子助教王僕改侍制儒學提舉劉三  
吾改學士

### 壬午諸臣



壬午之變方孝孺鐵鉉諸君子烈哉然論者多以死  
事許齊黃而以不死罪楊解非也建文 文皇帝  
從子也非彊敵世讐者比喪君有君伊何殉之齊  
泰黃子澄其所密勿獻替之臣爲侵削計者也降  
亦死不降亦死死等耳楊解二君子秩甚微僅一  
審理待詔易處也委曲以全其宗引避以全其志  
不亦快然幾中道哉乃大用得亡過矣今錄其著  
者

兵部尚書茹瑞戶部尚書王鈍吏部右侍郎蹇義  
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工部右侍郎黃福工部尚書  
嚴震直戶部尚書古朴工部尚書鄭賜戶部尚書  
郁新兵部左侍郎劉儁工部左侍郎張思恭禮部  
左侍郎王達翰林學士董倫翰林學士王景侍讀  
學士陳洽吏部郎中胡廣翰林修撰楊榮中書舍  
人黃淮待詔解縉審理楊士奇已謫而後用者工  
部右侍郎張憲宗大理寺卿薛崑

宗室出任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  
文武才堪世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  
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



志於用世太祖之法弛矣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  
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  
朝初制 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  
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  
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  
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  
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  
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  
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於一字王祿  
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

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  
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卽請封號祿米  
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  
慈溪王綸白于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  
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益  
日不及以宗室論之徃徃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  
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  
日月給米石比於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則不  
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  
不能存活矣



帝王立長立少

世恒言文王舍長立少武王因之興周而千聖未嘗以爲非帝乙舍庶立嫡辛紂因之亡商而百世不敢以爲是蓋長嫡固常經而天下亦大器堯舜聖人且變通於賢而吳諸樊宋太祖更致國與天下於弟其心誠在生民雖其子且不之顧矧曰長幼嫡庶之間乎故漢高以趙王類已欲立爲嗣竟格于子房禍貽人豕神堯以世民功大使代建成竟終奪於閹闥血喋禁庭夫四海重大之基乃律以一家長少之叙是爲放飯流醊而問無齒決者也

國初懿文之薨

聖祖注簡

文皇因劉伯溫

不可而止夫

文皇親爲高后所出雖少而嫡倫

統亦宜吾不知伯溫何所見而基革除靖難之變

宗族

國朝之制

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

親

王郡王皆世襲封郡王之子孫以次遞降則爲

鎮國輔國奉國將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祿米亦

遞殺一千石至二百石而止親王郡王將軍中尉

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封而其

祿米亦有八百石至二百石之差又有

冊封及



宮室婚姻喪葬之費皆給於官又有厨役齋郎校尉舖排等役皆編於民 祖宗之恩意可謂隆厚周悉矣但歷歲滋久天潢繁衍宗藩祿糧不給殊厯當事之慮議者欲倣宋制設宗學選宗人之疎屬資性敏穎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有才者皆爲國用而不至於虛生虛死庶宗室有所激勸而祿米之不給者亦籍是可以少紓而省無告之苦至於選用任官之法又立條款約束務在得宜此亦一策也

一四 朝政度越前代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 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用下寮今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 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正以山水本稱法久不行

國初懲元之弊嚴刑峻罰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



和史彙編 卷之十一  
風草然然有曲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  
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正韻是已洪武錢  
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常見有之今不復見一文蓋  
銷毀爲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值銀  
三釐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之地大誥惟法  
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全未見之况  
復有讀者乎洪武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  
本內體用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問 朝野往  
往仍用唐韻未嘗有從洪武韻者

通司舊制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  
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  
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卽露無幸免者  
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  
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意出  
卽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  
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  
內臣外戚大臣者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  
營倖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 祖宗關防奸黨通  
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云汪直專



政恐天下議已故有是舉若果始於直是非出於朝廷意言者當議復之

功臣厚薄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給俸而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糧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爲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

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卽承襲者免調別衛年二十以上者俱調衛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十年後有子者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予官武選時嘗竊議以爲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群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難易固當有辯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



體似未穩當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記以俟同志者云

### 各司牌額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事欲奏不得至御前者識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祖宗之法蓋蕩然矣南京各部皂隸俱帶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

諸司失得禮部皂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仁廟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南  
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

### 朝士牙牌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及之而終無決斷蓋見之不明也凡在內府出入者貴



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內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廝銅牌匠人木牌內官及諸司常朝官牙牌若以爲榮美之飾則朝廷待兩京爲一體何在京伶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此榮美之邪况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會議事例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及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道而閣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巡撫官會本

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爲首今皆首內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官管事止稱坐營官總營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稱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似出自御筆矣蓋內閣大臣舉止仰成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也御史職主糾察既與會議雖謬悞不可復言矣拉使與議姑以箝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印將軍奉制勅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



和史彙編 卷之七十三  
兵官蓋掛印征討者若京師六軍總於天子非  
臣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  
成而不可變矣

典制

賀冬

玉燭寶典曰冬至陰陽百物之始日極南影長有履  
長之慶冬至後日漸長故謂之長至節復卦主事  
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生於此日乃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之時也漢雜記云冬至陽生君子道  
長故賀然則當是漢也

左符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  
先以留州故以左右合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  
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勅  
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  
使元憲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  
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頗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  
賜新銅魚可之貸三百五十五後有詔刺史已有  
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引隍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繡一人緹衣執鞭伏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嚶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嚶宋朝故事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旁朱衣吏告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嚶之比

百官執笏

周之前已有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齒大夫以魚鬚文士以竹禮受命於君前用笏與服志古者貴賤俱執笏後代以來惟八座執笏公卿但執手版至後周武帝始令百官執笏

續事始

索扇

唐書明皇時蕭嵩為相以為天子升降俯仰眾人皆得見之非蕭穆之容也奏請凡朔望受朝備羽扇于殿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合上坐定去扇禮畢上將退又索扇如初則制之始自蕭嵩請也索扇即今之掌扇也

事物紀原

魚袋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即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為袋之飾



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下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盖有據也

### 匭函

唐會要曰武后垂拱二年六月置匭以達下情盖取白獸樽之義今登聞所投此其始也梁天監元年於公車府立謗木肺石置函欲有橫議投謗木于函則唐之置匭用此也宋朝興國九年七月改爲檢而民間猶呼之

事物紀原

### 伏犧

金吾仗櫟前引百司皆避爾雅云卽封牛也此獸善抵觸故雕其首於竿上加龍虎節以油囊盛之而行

### 儀制令

談苑曰太平興國中孔承恭爲大理正上言儀制令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於兩京諸州要害處刻牘以揭之所以興禮遜厚風俗從之今京師諸門關亭及所在道途雙堠處皆刻之盖自本朝孔承恭始也



文臣陪扈

舊制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  
從惟弔喪問疾不赴

宣制曼聲

蘓子容詩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蘓子  
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  
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咏之狀張天覺自鳳閣  
拜右揆有旨下閣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騶唱不入宮

舊尚書令僕射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

馬道官員

上馬處也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故不許入宮  
自此始也按騶唱者騶從子傳呼也宋仲遠爲行  
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  
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蒞軍則否  
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  
情梁制尚書令僕射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  
七人武冠絳鞬音溝唱呼入殿引隍至堦三人執儀  
囊不隍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喝導故曰引隍  
絳鞬所謂騶也

行香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間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因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官職站立坐次

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按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

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床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拂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此褥於廷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莒公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曰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南面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南坐於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南爲上差互相承實垂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



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初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寵之應自此閣長立東北隅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于兩省官上事宰臣壓角之禮宜廢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自設氈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於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舊儀今已

廢濡毫逋債費公移宋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舊制  
唐家壓角失前規

三鼓候駕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各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奏請中嚴群官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二刻槌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注曰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更者亦以鼓也

禁中侍宴



孫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阼階上北嚮羅拜宴罷辭謝皆登露臺拜奉觴以進額頽戰慄寶慈曰夫人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使扶持以示恩意敬之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惟太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金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瑩潔圓光衣紅背子皆用珠圍綴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庭未嘗一視也上前後宮侍嚴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惟有四人一樣梳妝衣服之內無少異俄至上側無移刻又忽四人至有十五六番其冠綉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見上天顏穆然敬奉二宮有不適聲色之意

衣服制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 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命禮部尚書李源名等叅酌時宜俾有古義議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文官自領



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者民生員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僅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僅出拳頒示中外嗚呼今婦人之衣如文官其裙如武職而男子之制迥殊於此是何時制耶

鄉官禮制

洪武己未冬

詔致仕鄉官與人叙坐惟與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居無官

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廢弛也

鹵簿

炙轂子曰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往甘泉則用之名曰甘泉鹵簿按字書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具五兵獨以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五禮精義



曰鹵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伍故名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晉書石季龍作女騎千人爲一鹵簿

駕頭

筆談曰正衙法坐以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

車輻

古今注曰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頭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

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屬例皆木爲吾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如車輻故云

笏

古今註曰笏戟之象也詩所謂伯也執笏爲王前驅笏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澆僞無復舊形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祭戟王公已下通用爲前驅蓋周制周官考工記曰盧人爲笏此其始也

牙門

宋朝會要曰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錯綵爲神人



象中道前後各一左右道五門二旗蓋取周制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

雞竿

楊文公談苑曰杜鎬言金雞肆赦不知起于何代聞陳留風俗傳曰宋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立金雞何義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隋書刑法制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竿及鼓于闕門右搃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于西涼呂光未知孰是究其旨意西方主兌兌爲澤雞者巽神巽主號令故合二物

置其形揭于長竿使衆覩之唐百官志中曰上令赦日立金雞于仗南有鷄黃金飾首啣絳幡承以采繩教坊小兒得鷄首者官以錢購或取絳幡而已蓋此禮起于有唐

金節

宋朝會要曰金節隋制也八層黃綉袋籠之周禮六禮六節山國用虎土國用人澤國用龍三節皆金爲之則金節取茲義爾周禮地官之屬掌節有玉角虎人龍等節漢文有掌節之制西涼雜記曰漢大駕鹵簿有節十六在左右則漢使用爲儀仗也



筆談曰古節如今虎符其用則有珪璋龍虎之別  
皆櫝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有持節乃古旄也然則  
節自周始而旄節則起于漢

### 罕畢

通典曰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後漢有九旂  
雲罕西京雜記曰漢大駕有罕畢在左右則是漢  
始制此二物晉輿服志五時車後次華蓋中道左  
畢右罕宋朝會要曰象畢爲天街故爲前引皆赤  
質金銅飾朱藤結網金獸面罕上有二螭首啣紅  
綵拂畢如圓扇

### 黃麾

通典曰黃帝振兵設五旗五麾則黃麾製自有熊氏  
也宋朝會要曰麾古有黃朱纁三色所指麾也漢  
鹵簿有前後黃麾今制絳帛爲之如幡采成黃麾  
古今註曰麾所以指麾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  
輿以黃諸王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 雉尾扇

古今註曰起于商高宗有雉尾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周以爲王后夫人之服輦車有翳織雉羽爲扇以  
翳風塵漢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雖



諸王皆得用之

五明扇

古今註曰五明扇舜所作也舜受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交戟

交戟之內按通典衛尉公車令也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令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

衡門

宮殿行幸有衡門十人選武力絕倫者為之上御殿則執搗東西對立殿前亦古虎賁之類也虎賁周

制見周官

事物紀原

婦人拜

禮曰男拜尚左手女拜則尚右手又居喪之禮男拜稽顙女子則否是古男女之拜一也古詩曰長跼問夫前五言之作自漢李陵推此則由漢而來其拜猶同耳孫甫唐書云唐武后欲尊婦人始易今拜則女屈膝而拜始于唐武后也然後周宣帝制始令宮人殿廷為男子拜則又非始於武后矣



豹直

李洛公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豹直言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霧伏而不出慮汗其身則宿公署是豹伏之義宋景文公詩乃用傑字又職林云凡兩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傑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傑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傑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傑亦皆用傑字玉篇傑字書注云連直也青箱記

北朝婚禮

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

拜迎嬪夫家領百餘人或數十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喚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嬪登車乃止婿拜門日婦家親賓嬪女畢集各以杖打聳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聳說文云即婿字

合葬

禮記檀弓云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又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注云謂古不合葬又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云謂合葬合自周公以來是則周公初制此禮也故周桓王之詩曰死則同穴



喪紀

上古親死葬之中野喪期無數至虞舜二十有八載  
放勛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  
三年之喪堯舜始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衰之服  
三代共之淮南子齊俗訓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  
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許慎注云三年之喪  
始於成王

母服

三代之制父在爲母服齊衰朞唐武后始請同父三  
年按盧履收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

用也垂拱始行之則父在爲母三年自唐垂拱始  
以日易月

五代會要曰後唐同光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曰粵  
自漢文益尊神器徇至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  
之制按前漢書云帝紀後元七年六月遺詔曰其  
令天下吏民令到三日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  
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  
日釋服應邵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  
也顏師古曰紅與功同此喪制乃文帝自率已意  
創爲之非有取于周禮也曰何以日易月乎三年



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七月也應氏既失之于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耳

婦人謚

穆天子傳曰天子爲盛姬謚曰哀淑人此疑婦人謚之起也事雖起於周而王后亦無其禮漢初高祖之母始有昭靈之號諸后皆因帝謚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東京明帝始見光烈之名按漢高祖五年二月甲午漢王卽皇帝位尊先媪曰昭靈夫人高后五年五月辛未尊曰昭靈

后元帝紀元帝母曰恭哀許皇后張晏曰婦人謚閔其見殺故兼二謚則后謚自漢祖始也

公主謚

楊侃職林曰唐正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謚曰莊穆主謚自唐安始南史沈攸之傳言齊高帝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子文和憲亦謚爾不審何以言唐安公主始也

起復

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昔魯公伯禽有爲爲



之也注云魯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練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

國忌舉樂

會要神功元年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內史王及善等奏以爲將軍入城例有軍樂今國家忌日請備而不奏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晉穆帝納妃九月是帝忌月下太常禮官荀納等議稱只有忌日而無忌月卽有忌月應有忌歲當時是納所議况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請振作於事無嫌乃

從之

禘祭

洪武七年御史荅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翰林集議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來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旣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舉事乃寢

陟黜類

斷事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



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  
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  
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韓非子

###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任爲輕細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  
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  
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  
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史  
所載畧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據言載開成  
中温庭筠以文爲贄執政惡其攪擾場屋黜隨州

方城尉裴垣爲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  
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  
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  
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  
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罕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  
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  
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翊日喻輔臣曰此人  
躁妄欲求內相乃黜之

### 陳林功名



陳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進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  
詔舉館閣才行之士子雍與劉紋李常寧李清臣  
首被選擢熙寧元豐間高麗屢航海修貢朝廷以  
爲恭選使往諭之初命林希希力辭更命睦睦卽  
日就道神宗大喜與輔臣曰林希無親堅持不行  
陳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

### 章惇罷相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詞云悻悻  
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  
聯無乃太甚林荅曰長官發惡襍職捧毒無足恠

也

### 遷補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  
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  
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  
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  
後其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品漸少五品以下官  
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  
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  
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



和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修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署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

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最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爲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給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

朝覲考滿



國初黜陟之法卽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  
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  
然官或有缺不候滿考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  
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  
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旣行三載  
考黜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  
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  
往廻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  
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  
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  
兩不相悖矣

欽天太醫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  
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  
深意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  
流醫藥有效則奉 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  
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  
革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例計無所出則  
請 旨去留由是權移宦寺而賢否混淆矣

貼黃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  
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  
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奉天門  
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  
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  
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慎重如此今  
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  
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其間罪大極惡非人所  
爲者蓋罕有焉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  
職之所以重故記此以示武弁之士

### 稽察劉子欽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  
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惟劉子欽坦腹席地  
醉睡蓋時初飯罷子欽被酒徑入夢爾上命召  
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即罰去其官可就往工  
部爲辦事吏子欽畧不分疏遽謝恩起而出至  
外卽買吏巾緜服之步入工部跽於庭尚書見之  
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  
命子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侍  
立于旁與群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



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  
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  
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 恩出具  
冠袍返閣中卽一日間也

庶吉士拽木

太宗朝時教庶吉士曾子榮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  
嘗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  
詔戍邊而貫之令拽大木榮等以書懇執政者執  
政袖其書見 上備言辛苦乃得釋

文襄代熊檠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奉  
使交趾回道過吳中適大理少卿熊檠巡撫茲地  
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者隨至籍沒寃號之  
聲不可聞公與熊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騭之說諭  
之熊不省公至京謁見陳奉使事畢乃以熊事具  
奏 宣廟覽之惻然卽日 召熊回京而以周文  
襄公代之自是東南之民得安矣 天順初石亨  
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廷試舉  
子策問求賢安民二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  
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門以名薦者 上



知其不可問賢孰可以勝此任且曰耿九疇何如  
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  
御史

朝覲宴賞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 朝覲至京 敕吏部都  
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  
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  
宴命太監牛汝吏部尚書王翺及予三人侍宴以  
勵其衆輿論懽然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暉為禮部  
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欲

任以戶部尚書因貌不稱名乃以副都御史年富  
執法不撓擢居此職

削奪門功

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為太監曹吉祥構讒害  
非也聞 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內者以于謙輩迎  
立外藩為辭故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  
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督張輓封文安伯張軌  
封太平侯公由右僉都御史封武功伯楊善由鴻  
臚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以下陞職有差未幾  
慈烈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國難之功立外藩



之誣 英宗始悟其寃而悔之又嘗以問李文達  
公公曰天下 陛下之所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  
欲圖富貴妄生事端耳由此削奪諸封爵及軍職  
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霍氏之  
禍萌於叅乘耳

### 傳奉官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  
器進奉啓 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富家子  
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子乃於各寺觀聚  
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

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白身人  
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勲  
戚廝養凡高貲者皆與竝進名曰傳奉蓋 命由  
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器之濫無踰于此未幾  
以星變修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  
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  
原籍閒住不許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蓰未暇  
籍也

### 劉吉

孝宗欲封張后弟伯爵劉吉不從言必盡封王周二



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上惡吉專權令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上皆塗之止留不允所辭四字發出及再陳遂准致仕當時好事者以爲吉前票王恕辯本日不必深辯今吉自陳本日不允所辭正四字對也相傳以爲笑談蓋劉吉嫉害六卿雖未至如徐有貞萬安之狠毒而弄權挾詐罔上行私排抑忠賢亦自來所無者也

### 會推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畢宣吏部發玉音除某人爲某部侍郎尚書成

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于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于內閣而後定稍出已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官親舊同年相知厚無不極引超擢要地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內閣引用親舊自人以爲公論無敢議者若出宸斷用一人雖至公亦必彈劾以爲不由推舉寅緣而得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猶至於此勢使然耳

### 李興



弘治間因劉吉駕馭言官舉劾諸司 上知內閣與  
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  
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爲儀賓所奏論  
死庭鞠時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工部尚書賈俊  
解之俊居官廉慎與吉俱保定人素爲吉所重故  
附之廷鞠畢奏覆 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  
章論救又會衆求救於壽寧侯張巒得免死克軍  
因 敕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綱有故犯者必  
罪不宥

彭御史

弘治中彭御史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多  
今復如舊乞節省浮費海上怒其揚先帝之過  
下獄論以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幸釋克  
軍一時言路清肅無敢肆意妄言及聽人主使舉  
劾人者巡按亦不敢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體爲  
之平正



神史彙編卷之七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國憲門

爵賞類

爵賞

漢武帝外事四夷不愛爵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霍光時正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軍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



范明友擊烏桓傳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不為非  
 盖明友光女婿也衛青為大將軍去病先為校尉  
 以功封侯青失兩軍亡翁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  
 各將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禪將尉  
 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  
 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高下其明白如此后  
 世必曰青久為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  
 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之盖失之矣

金書鍤券文

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平明年

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鑄以鍤  
 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  
 尚藏因取為式事載宋景濂送錢乞一亭其質鍤其形如瓦高  
 一尺濶二尺左右二塊面鑄券文背刻免罪俸祿  
 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  
 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鍤契  
 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  
 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  
 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  
 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



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 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叅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

常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

諭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見大明寶錄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

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王洪武初追

封賜謚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

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

傑右六國公洪武末復追封賜謚皆配享 太祖

者也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

姚廣孝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謚皆配享 成祖者

也



世襲指揮

汪氏老母寺側酒媪也 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故  
以其子孫主陵署劉氏恩人王之妻也趙氏乾娘  
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

九錫

韓詩外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  
服三錫虎賁四錫樂五品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  
錫車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此起自

周代

續事始

元宵

永樂己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  
日後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  
外觀鰲山歲以爲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  
上聞遣中官賚鈔二百錠卽其家賜之曰聊爲賢  
母權此真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嘗有也

報太后迎復功

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  
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當時非奉 皇  
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  
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此尚書錢文通公譜畧語也愚謂天子以天下養  
苟欲致隆於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何但論功耶  
使 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  
言未為得也

厚待北方貢使

朝廷以北方進貢者待之厚於四夷順天府具床褥  
禮部置酒宴光祿寺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  
瓶又欽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  
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緞金

其餘各兩表裏各人衣服一套靴襪全馬價高者  
三表裏其羈留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  
庫錢糧頗為大官侵欺以馬草為軍士所得者少  
而入已者多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備余謂今之弊  
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于上鬻官  
所鬻者實利歸于下鬻爵雖非正論然晁錯

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  
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  
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貴為郎武



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勤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轉對

唐書薛珏傳珏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蓄茹不足請市時常形爲萬年令珏使禁賣德宗怒奪形俸帝疑下情不達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唐會要曰正元中詔每御延英令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常叅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

政事謂巡對宋朝因之曰轉對

延英

唐書韓臯曰延英之置肅宗以苗晉卿年老難步故設之耳後代因以爲故事宋朝會要曰康定二年八月宋庠奏唐自中葉已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賜對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

事物紀原

休沐

史記李園事春申君謁歸故失期則假告已見于戰國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鄧通洗沐不出張安世休沐常出門是也唐會要永徽



三年二月十日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寬百寮休沐然則休沐始于漢其以旬休則始于唐也

事物紀原

刑法類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許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荆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禮云刑不上大

夫何尊大夫也禮不下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衣弊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謂酬酢之禮也

刑原

軒轅始為刑辟制流笞杖斬罪唐堯始制墨劓荆刑宮五刑舜造赦贖紂作桎梏及烹盆轅髡炮烙之刑周公置徒絞設八議漢文帝始除肉刑隋裴政始定笞杖徒流死五刑唐太宗始置加役流臯陶始置律范巧始作刑書唐高宗始作律疏秦商鞅



始立鄰里相收司連坐律漢張湯始立更傳相監  
司律

絞

古者棄市周禮有磬於甸之說秦曰磔漢文帝二年  
改曰棄市取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隋謂之絞  
蓋興于周代矣事物紀原

配

舊云刺面而配起于周太祖世宗之代按王溥會要  
曰晉天福三年八月左街從人韓延嗣徒二年半  
刺面配華州發運務蓋唐雖有配流嶺南諸州之

文此始有配法而刺面當起于是也

事物紀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  
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  
下蚕室之類耳鄭玄贅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  
得罪名教大矣

杖制

宋朝會要曰舊制杖皆削節目常行杖大頭二分七  
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皆  
長三尺五寸建隆四年張昭等定常行杖昭請官



杖長三尺五寸大頭濶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及小頭九分杖小長四尺五寸大頭徑五分今官府常用者是此蓋其始也

事物紀原

### 桎梏

山海經曰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煞契窳帝乃桎之于疏屬之山梏其右足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有木名楓蚩尤所棄桎梏也蓋此械已出黃帝時今柳桎卽其遺事耳

事物紀原

### 柳棒

易云荷校滅耳禮云去桎梏卽柳桎也六月盛暑去

囚人柳桎決斷行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來俊臣羅織天下衣冠滅族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枚大柳一日定百脉二日喘不得三日突地吼四日着卽死五日失寃鬼六日寔苦極七日反是寔八日急求死九日不求生十日甘破家遭此柳者宛轉於地獄斯須悶絕別有一柳名曰剔尾閻見卽惻死復有缺圈龍頭名號數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每拷訊囚人先設柳棒以破人家不知其數

### 律



風俗通曰臯陶謨虞始造律史記曰李悝造律晉刑法志曰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通典又以為商君受之以相秦至漢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孫奭律令義曰名例者漢九章散而未統魏始集罪例號為刑名晉賈充以刑名法例為篇北齊高叡并曰名例衛禁者晉始有衛之名北齊附以關禁隋勅蘇威更新律名衛禁職制者晉本名例隋更曰職制戶婚者漢九章專為戶律北齊附以婚事名婚戶隋更曰戶婚廢廩庫者漢曆北齊或名牧產隋益以庫事名廩庫擅

輿者漢名輿律魏群定法名輿擅北齊改名從善隋定曰擅輿賊盜者魏李悝首制賊盜二法後魏曰盜律北齊合為一周分為劫盜賊叛隋更名賊盜律鬪訟者後漢始析前世繫訊律為鬪律北齊附以訟律後周改鬪兢隋後齊名詐偽者魏世分賊律創名之後無改雜律者李悝首曰雜法後魏益曰捕亡北齊改曰捕斷後周易曰捕逃隋世復曰捕亡斷獄者李悝始造因法魏世分出此篇北齊合捕斷後周復曰斷獄陳彭唐記曰太宗正觀二年正月丁亥朔房玄齡與法官刪定法令三十



卷一千五百條皆隋減死入流九十二條減流入徒七十一條

令

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是則王者之言下守之而為令也今令之文皆所守之事宜以此為始杜周曰前王所定著為律後王所定疏為令六帖云蕭何擴摭法令宜于今者乃著令事物

紀原

白璧斷獄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

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新書

輕法重法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



孛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  
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  
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  
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  
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  
法律刺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  
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安人可  
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  
疎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天戒疎而  
不漏可不懼乎

袁盎陷晁錯

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之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  
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  
市主父偃隱齊王於死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  
族偃鄺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  
且偃解二人本不應死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  
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戾太子

戾太子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蘓文助充譖  
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



族之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其孫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之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寃而有所不赦者乎

幽厲事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荅西漢所載名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朱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

以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活地獄

通鑑五代南漢王設鑊湯鑊床剝剔等刑謂之活地獄

斷屠

唐刑法志曰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後每年正月九月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是斷屠之制起于唐高祖也杜祐集歷代沿革事為通典前此無文而



首載武后聖曆二年事驗此可知也宋朝因之臨時限日云

事物紀原

### 宋齊丘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托鎮南楚公齊丘援引至樞密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表言天命已改請元宗深居後苑請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敕喬袖敕上前日陛下署敕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告周世宗曰有罪大臣理合奏啟世宗曰自家國事大國難預元宗命湯悅草制曰惡莫大于無君罪莫大于賣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

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即日齊丘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宋齊丘將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有黑氣一道舟中起直貫九霄

###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

### 王曾奏分故失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奏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以失論上不悅曰



如分無復有違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遂分故失

### 宋宣憲公建言赦獄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而釋期太迫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 王簡論獄

仁宗初蒞政問宰臣曰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

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 公袞復仇

王宣子之母旣塋盜發其冢因剖其棺取其衣物宣子之家聞於官獲其盜曰稽四德者付於獄時紹興研勘斷罪免死坐流宣子之弟公袞怨憤不已四德者出爲公袞所斃郡具以聞宣子時爲吏部侍郎乃乞納出身誥命以贖公袞之罪朝廷下給舍評議時楊椿爲給事中張安國在西掖議以爲父母之仇得賜而輒殺之義也莫之敢殺者謂其



有法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出入閭里與齊民齒  
爲之子者安得自比於人哉公袞之殺是賊協於  
義而宜于法也且此賊掘墓至十數嘗赦而不死  
公袞之殺也豈獨直王氏之寃哉是則公袞殺掘  
塚法應死之人無罪佐納官贖之請不當許故縱  
失刑之人宜如律於是公袞止降一資而紹興守  
臣以下並坐失出之罪公袞時爲和州烏江尉

內豎犯法不宥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弄兒入內俄以  
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瓶爲同輩所發上怒

曰是奴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  
吉慶不宜刑戮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一  
豎有寵舉膳時或令匍匐作犬飼以爲笑他日入  
光祿寺庖人誤汚其履豎怒蹴之至死上卽收下  
獄豎涕泣求哀上太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  
敢貸竟戮以抵罪

張信獲罪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笋穿  
壁四句爲字式上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  
腰斬以徇經生信四明人時爲翰林修撰



闔禁削除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闔人之禁無之世以爲恠或云本有此條因板在司禮監削去耳闔人當刑無斬首惟剥皮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斬叛國臣

張士誠之敗頗由其僞司徒李伯昇倒戈蓋每以國情輸我今吳人猶呼賣友者爲李司徒上始見伯昇燕勞三日以花綵鼓樂迎於京城乃對士誠殺之及見周伯琦問在元何官曰江浙行省叅政上

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任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懼不能答亦先迎勞而後戮之

校尉義氣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隣婦通一日侵晨校瞰其夫出卽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倉皇伏床下婦問何故纔去又聞夫曰我行見天寒忽思爾足露衾外來爲加被耳乃加被而去校忽念彼愛其妻至此此婦乃忍負之而與我私耶取刀徑殺其婦而去少頃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卽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竟誣伏獄成將棄市



校登場大呼曰彼妻是我殺柰何着別人償命遂  
白監决者欲面奏監者引見道其情且曰臣不敢  
欺願賜臣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佳  
也卽釋之

何左丞

國初江西左丞何真以嶺表降入朝 上勞之曰卿  
保境安民茲又不煩兵旅輸誠來歸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因厚賜拜官初東莞民王成陳仲玉搆亂  
真率義兵討之擒仲玉圍成未下募人能得成者  
賞鈔十千于是成奴縛成以出求賞真如數賞之

促具湯鑊駕諸輪車上成以爲烹已也真乃縛奴  
于上督奴妻吹火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  
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由是人大畏服  
遂併有嶺南民賴以安

皮場廟

國朝初嚴于吏治憲典火烈中外臣工少不稱旨非  
遠戍則門誅死者甚衆吏守貪酷許民赴京陳愬  
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剥皮實草以爲  
將來之戒於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  
地爲剥皮之場名曰皮場廟於公座傍各置剥皮



實草之袋欲使嘗接於目而傲於心人皆惴惴焉  
 以得罷免為幸有詐死而逃者在京官員每人朝  
 必與妻子訣別至暮無事則相慶以為更生至以  
 鳩血染衣帶聞捕繫之命亟吮其血頃刻死矣然  
 法令嚴明百職釐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  
 治舊俗汚染之徒上意固有在云

沈萬三

國初南京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  
 湖中地是其花園原在蕪州周庄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  
 門乃其所築 太祖常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乎對曰每一軍犒金  
 一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  
 之 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柰  
 何殺之得流雲南

魏觀蔡本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黨城守難其人與 孝慈議  
 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  
 散地 后親贊用之 上即命名二臣既至引入  
 後宮便殿賜坐二臣叩頭謝且請 睿旨所在  
 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虺包毒朝夕在心今 思



其土惟卿觀公忠彊幹可爲朕一守爾本我好弟  
兄屈爾作指揮其皆毋辭二臣又拜領 宸旨將  
辭出 上曰且任 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  
携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魏守蘇欲復府治兼䟽浚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  
有據興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盖以舊治先爲  
僞周所處而臥龍街西淤川卽舊所謂錦帆涇故  
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啟以作新府上梁  
文與王彞皆與其難高被截爲八段云

### 酒禁

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胡三  
舍并黨與三人犯禁 上命誅之都事王愷請曰  
大海方效力戎行望赦其子 上怒曰寧使大海  
壞我事毋使大海廢我法卽自抽刀殺之

### 曹國公館舍

國初欲征高麗曹國公李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瘡  
痍未復請且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無功又諫  
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此  
非汝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盡殺其館客及歸已  
橫屍館下夫保保遂篤疾令醫往視之不愈而卒



遂殺侍醫族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人又併殺後宮妃嬪無數

### 黥面

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曰曾伏觀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刑剝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

### 殺居士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狂裔華士儀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

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顧不樂哉太公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 國初立法寰中士大夫不爲臣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 朱季友獻書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



種史彙編 卷之七十四  
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上以其書示之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不可拘常例卽敕行人押季友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燬所著

王臣常英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心最痛快游民王臣者以奸術游貴戚之門常從太監王敬江南

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示於蘇州等處百戶常英者常爲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嘗掩捕百姓千餘人告變 上命會官鞠之則皆誣也蓋英媒孽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及坐棄市示首於其掩捕之地

九十生子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女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污我種類乎爭財數



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遂以財與之

風俗通

### 開封婦

開封屠子胡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申有婦人屍在管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足指全非吾婦也婦之父母素怨胡氏乃抱屍而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於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

以逃罪耳時暑不三二日屍已潰畧一驗有司權瘞城外下胡獄考驗鍛鍊百端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宋朝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來開封視成案即知冤濫謂宣撫使安文玉曰是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中所索辨及他物色與屍狀同迹其所寓正管井處也賈胡已他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原屍將詢其所主與鄰僉曰然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說曰



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男子以清須巾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開封故吏除洛州一僕於逐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時淫奔於人轉娼家其事乃白余三任幙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政爲此耳

### 張傑寃獄

余爲行臺御史臺掾時至元戊寅夏與監察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囚張傑等聲寃其說曰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分寢已熟馬卒錢勝者叩

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暴死聞有司驗實必以屬君君幸脫我當有厚報時重馬政殺一馬如殺人罪傑素謹畏且以實聞勝抵罪後或相值於道輒出怨言謂必報傑不殺傑不已明年池州降勝自稱宋故官行管軍總把乃大得志欲加害於傑者屢矣然非其部曲弗能勝兼捕盜職傑以散卒調斫木於池之西山一日勝跨馬擁衆捕傑及同役二十四人械以巨木箠而問曰疇昔之夜劫估舟於江岸者汝也當速承之不承死矣又謂役者曰張傑我仇讐也於若輩無



預第指渠為賊即舍若等毋自苦為也眾曰我輩與張傑同役跬步未嘗相違即作賊我輩皆賊矣實未有此言未竟梃如雨下二人死焉明日解州州將劉素信錢勝獄吏張友仁亦勝之故舊惟勝言是理所訴一切不聽榜掠燒爇身無完膚遂皆誣服所索之贓物信口妄指隨指即得不知其由數日後張友仁者持文字數紙謂傑等曰皇帝沛恩到汝等獄未具恐不得預押字即得出傑不知為所給尋即押字已而曰詔減死流遠方汝等強盜當流即械赴行省某數號訴於省吏謂錢勝指傑等為盜之夜實在中山祠神巫祝某及州之走卒某同飲乞一會問死且無憾事竟不行欲見宰相面訴之亦不可得今繫獄一年矣餘二十二人死已過半嗚呼冤哉予與李君視其案與此言合乃上書於臺省下其事江東宣撫司考驗得實乃釋傑等時錢勝張友仁皆已死省吏今尚無恙是又不可曉也

贖

世本日夏作贖刑呂刑穆王訓及贖刑則贖刑疑書名也事物紀原舜典曰金作贖刑注謂誤而入刑出金



以贖罪盖始于虞氏也

續事始

鳳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啣于木鳳口而頒之今大禮御樓肆赦亦用其事自石

季龍始事物紀原

雞粟

夫赦於金雞口啣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雞粟

述赦篇

俗語云三年兩赦善人暗啞言赦之不可數也數則

奸宄幸而善人病也後漢王符著潜夫論其述赦

篇畧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過於數赦赦數則

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謹飭之人身不蹈非又有

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

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能自明者萬無一二今

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仇而

不得討遭盜者睹物而不敢取夫養稂莠者傷禾

稼惠奸宄者賊良民福按符之言固云善矣然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先王之時雖不三歲一赦



而書曰眚災肆赦宥過無大在周則三赦三宥是  
赦宥所從來遠矣後世於民富而後教既不如先  
王之備則責以遷善遠罪恐亦未可如先王之詳  
苟不赦焉安知囹圄縲紲之中果皆不善之人邪  
此俗間一語害事不淺故特表而出之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四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總論

十等人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  
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曰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鷄鳴爲士夜半爲  
阜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  
爲臺禺中也日出也闕不在第尊王與公曠其位



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阜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鷄鳴而起故鷄鳴當士阜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阜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 命官盡職

皇曰岐伯天師爾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忒先時者不及時者殺之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眴山川草木虫魚鳥獸無由亂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知爾咨爾無掩大賢以恪財無庇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爾爲無亂國制以僭刑法爾掌以平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畜爾惟恭哉皇曰天師爾輔相五正百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于休官



官原

伏犧始立百官堯始分大夫士爲五等周公始設九命異賜又制人爲十等田襄子始分文武異任商鞅始置資級魏陳羣始分九品後魏始定九品正從每品分上下階蘇綽始分士途爲二流

凡諸官稱師自伏犧龍師始諸官稱史亦自伏犧置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諸官稱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顓頊置司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夫始諸官稱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少自商湯設太

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置令尹始諸官稱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自秦始皇置給事始諸官稱使自漢武帝置都水使始諸官稱知自後魏太武置叅知政事始

守官

漢有守令羣尉以秩未當得而越授之故曰守猶今權也則官之有守自漢始也宋朝神宗改官制始正其名故有行試守二等通典曰試未正命也階高官卑稱行階卑官高稱守



封君

秦孝公始封衛鞅爲商君此男子初封君也漢武帝初封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婦人初稱君也

三司

漢謂丞相將軍御史三府爲三司唐始謂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今始以大理刑部都察爲三法司都指揮布政按察爲三司

開國

古者天子稱王周失其道春秋之時吳楚之君始僭稱之由三代至漢魏諸侯不以國爲號等曰某侯

耳晉令始有開國之稱故五等皆郡縣開國陳亦有開國郡公縣伯子男侯已降無郡封由唐迄今因而不改蓋開國之號自晉始

漢列侯

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



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王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為朝侯

五等爵

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助理天下其地封百里侯者侯也侯逆順也其地方百里伯者伯也明白於德其地方七十里子者滋也奉天王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亦五十里

扈氏

春扈氏

扈也

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

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歛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

扈氏農正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

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蚕老

扈氏農正趣民收凌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不食糧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官稱



承乏曰代匱安慰荐達曰慰荐序用曰擢序久居官  
次日久次聽官理曰官常侍御曰贊御主郡官曰  
司官郡守爲將曰郡將就郡拜官曰卽拜刺史理  
事處曰治所一歲後乃爲真曰試守縣令曰廷掾  
備數曰克賦補常牒曰隨牒初仕曰牽絲自解職  
曰去吏又曰解龜左降曰左遷曰左轉頻舉曰比  
辟廉吏曰假吏部下曰部吏散官曰冗職易選曰  
回選卓異曰尤異吏在京師曰中都官王官曰私  
府舍天子事諸侯曰左官外附宿衛曰交戟專主  
計籍曰主計曰計相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曰計

偕補文學掌故曰丙科公卿嫡子曰門子保子曰  
任子曰父任又曰門蔭六斛四斛曰累鍾之奉俸  
祿曰奉秩曰祖秩曰祖奉列侯賜錢曰餐錢食邑  
曰奉邑奉並扶用反奄人曰闔尹曰宦吏曰內傳  
樞要曰右職尚書布令曰賦政三公曰三事尚書  
御史謁者曰三臺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府三公九  
卿曰三九之位司徒司空曰二司御史大夫尚書  
令司隸校尉皆專席曰三獨坐左右中卽將五官  
中卽將管卽官曰三署署卽當次真者曰直事諸  
曹卽首曰頭司餘以下卽曰子司卽有職事吏者



曰職吏九農正曰九扈掌除水蠱曰壺涿氏掌禁  
川游者曰萍氏行人曰行李李音使秦左戈官曰  
飲飛足力能張弩曰蹙張以手張者曰臂張皆曰  
材官冥莫中聞聲則射曰射聲校尉主壘壁曰壘  
尉禁備羗夷曰障塞尉主西羗曰護羗校尉屯田  
北邊曰田禾將軍漢趙孝父普嘗爲之羽林郎曰  
巖郎主乘輿曰公車府令主旣馬曰旣令曰旣丞  
如謁者曰治禮郎主春御米曰導官令辨三酒物  
曰酒正稅漁利曰都水官知灑掃事曰中涓令宦  
者典游觀處曰鈎盾令鑄錢曰鍾官掌巡禁吏曰

游徼主簿之司曰紀綱主奏事曰奏曹主辭訟曰  
辭曹主科程曰法曹主賊盜曰賊曹主轉運曰尉  
曹主罪法曰決曹主貨幣曰金曹主倉穀曰倉曹  
序錄王國曰宗正卿其屬曰中壘尉掌一里百家  
曰里魁

黃閣

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天子  
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有  
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與三公禮秩相亞故名  
閣以示謙漢書儀云丞相廳事門曰黃門又王瑩



傳云既為公須用開黃閣張敞謂其妻嫂曰我拜  
後府開黃閣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  
之雄堂杜詩為南陽太守請郭丹為公曹勅以冊  
署黃堂以為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為身到黃扉予  
所未諭故杜少陵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  
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董琴順署雄閣偃藩又和公  
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  
人曰果紆綉展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  
云姑候天藏疾雄堂日燕居又謝公寄醪云老依  
澗曲隨藩候月到黃堂給宴賂又重修諸亭記云太

守所居唯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為黃閣給事舍人  
為黃扉太守為黃堂明矣

官制

皇明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  
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於內閣則為  
三公加於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  
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  
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則太僕也鴻臚寺則大鴻  
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即也六科  
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



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  
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  
掌天子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  
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  
餼而今則止司供御飲膳中書舍人古稱中書省  
掌行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  
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  
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  
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  
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

用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  
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  
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深有未安嘗考典籍  
洪武中猶修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後遂廢誠缺  
典也

### 官資

同位而異遷右北者必左南於是有鑽刺之風同祿  
而異恩貴中者必賤外於是規避之路故等之  
臺諫官耳北則強南則弱均之臺諫言耳北則行  
南則格時人爲之語曰北京科道軟如羊九年考



滿一京堂貴之也南京科道猛如虎九年考滿一  
知府賤之也然有貴臣借南以抑言官者雖賤猶  
貴矣亦有言官希北以伸貴臣者雖貴猶賤矣故  
云周之士自貴秦之士自賤

### 司空

伏犧始置共工少昊更設司空而分其屬爲五工正  
秦始皇乃置少府卽共工司空之職也其屬有將  
作漢乃分爲二官誤矣至隋又設少府將作軍器  
三監抑又誤矣至元始罷將作令又罷少府軍器  
二監併其事于工部焉

### 臺閣闈宦

于肅愍之在兵部內外信之相權未甚一也至嚴氏  
分賄吏兵而權益重于臺閣矣馮保之在司禮荆  
州用之中權未甚固也至臺諫互攻諸相而權漸  
移于闈寺亦曰危哉

### 宰相類

### 歷代宰相

伏犧始置二相又任襄英爲左右若唐虞之百揆商  
之阿衡周之冢宰皆相職也至秦獻公始稱丞相  
莊襄改稱相國至漢武帝不以朝政任宰相始置



尚書令典樞機其任蓋猶羲皇之襄英周官之卿士也武帝崩霍光以大司馬當國領尚書事於是遂以大臣領尚書而大司馬之職班宰相上尚書令之權重於宰相矣至成帝始以特進張禹錄尚書事蓋以三公下兼卿士之職也自是遂以錄尚書爲首相之稱靈帝始以宰相胡廣爲太傅自是遂以太傅爲首相之稱至魏文帝以中書令晉武帝以尚書令宋文帝以侍中並爲相職北齊始置尚書行臺此宰相初有分司也隋文帝始以侍中中書令爲上相僕射爲次相唐太宗因後魏制以

他官行相事謂之叅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後遂俱以爲直宿之稱中宗又置平章軍國重事則古三公兼宰相之職也玄宗改侍中稱黃門監宋神宗又以尚書左右丞爲執政官徽宗加宰相太師之稱自是首相多稱太師元世祖始置叅議官及中書行省行省卽北齊行臺也

### 宰相稱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袁盎目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真漢相翟方



進曰通明相後漢相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皆曰真宰相令狐絢爲相其子怙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稜宰相李邦彥爲浪子宰相陶弘景爲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王珪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真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欽石項有疣曰瘦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

公相貫曰媪相梁師成內侍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佯宰相孔顛嘆爲黑衣宰相魏野亦稱曰白衣宰相

張說

張燕公說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計復貪財賄時亦多訾議之每中書議事及衆僚巡廳或有所忤立便叱罵爲衆所嫌故朝彥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人也

公狐

周始有三公坐而論道後漢始以太尉司徒司空爲



三公傅子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 后配中台五  
聖配下台故後世由此以三公為三台少師少傅  
少保為三孤

當筆

通典曰肅宗至德二年三月宰相分直政事筆人知  
十日德宗貞元五年五月八日又分十日人執筆  
迄今為故事曰當筆

火城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  
補正旦曉漏凡三司使大金吾皆以華燭擁馬謂

之火城

平章

唐有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之任蓋行丞相事之  
類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周澤行  
司徒事是也唐百官志曰李靖以疾辭位詔三兩  
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名官自此始也會要  
曰貞觀十七年六月高士廉同中書門下平章政  
事高宗永淳四年四月郭時舉等並同中書門下  
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叅知政事崔知溫曰時  
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同受名稱自此四品以下



知政事以平章爲名

左右相

通典曰成湯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伊尹號阿衡仲虺爲左相是也又武丁得傳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書亦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故秦悼武王置左右相漢高后亦置二相自此以後多非尋常人臣之職唐龍朔元年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武后又改尚書僕射爲文昌左右相開元年又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爲僕射又以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至德初復舊

故今亦以左右丞相呼

六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理厥後天子及列國侯皆或一人或二人三人四人漢初唯丞相一人唐高宗以李勣爲尚書左僕射一人侍中中書令各一人爲正宰相至勣授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平章事爲宰相續事始

賜玉

常袞集有謝賜緋衣表曰內給事潘其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媿聚螢才非



倚馬典墳未博謀陳奉使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  
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  
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加驚惕蟬蛸之  
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酌天造則知唐賜玉帶  
亦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

宰相外望

蘇氏閑談錄桑中令維翰嘗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  
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王旦遺令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經筵歸書閣闔扉以自

省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嘗以蝗旱憂愧辭位  
俄而疾廢不食真宗命內饗調內糜宸翰緘器以  
賜日常三品既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居台  
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  
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婿蘇耆力排而止之  
聖眷有定

富弼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爲叅知政事宰相有謂  
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  
召至則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事迄拜叅政乃  
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



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勅榜朝堂有妄  
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諭公公奏曰臣頃  
歲陛下過聽擢置樞密未嘗昵朋比結左右也況  
仲淹非姻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  
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托進  
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相公尊重

涑水記聞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少  
長皆拜相公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  
久則吏從旁唱曰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

公孤慎重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  
洪宣中爲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  
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爲  
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  
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少傅以太子太保兼尚  
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  
史大理卿通政使又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  
官公孤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內尚書每部二員侍  
郎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



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諺曰滿朝皆保傳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沼中魚

國朝任相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爲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師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贈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傳之官惟

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傳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被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至於無故加秩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以定策遍加戚畹武臣由內閣欲冒伯爵有以啟之也永樂初雖建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後至少傅榮溥初皆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兼華蓋殿大學士榮兼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爲例也楊溥乃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鼐乃修撰爲楊士奇所薦入內閣沒於土木之難景泰間易東宮陳循在閣草詔有曰天生蒸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得寵官至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蕭鎡爲太子太師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爲太子太

師兼工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但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者三人商輅猶以侍郎在閣則舊意猶存未泯也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納賄劉瑾不由推舉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



爲入閣階梯大壞祖宗官制實劉瑾啟之至今守而不變者以內閣官欲因此自重未肯改正也

永樂間翰林院官在內閣知制誥自是本等職務弘治間內閣官以相自任欲以文武官誥命專官理之奏令李東陽以侍郎在內專管誥勅吳寬繼之遂爲例然未有以尚書管誥勅者正德初劉瑾用事劉機以侍郎管誥勅陞禮部尚書梁儲時爲吏部左侍郎吏部會官推舉梁儲堪任南京吏部尚書得旨陞吏部尚書管誥勅尚書管誥勅自此始後白鉞以禮部尚書管誥勅遂爲例夫內閣專

管誥勅舊無是官也後內閣官奏請委官專管亦不過舉用翰林春坊官爲之如六部堂上官奏委司屬官之例已爲不可乃至奏舉見任尚書侍郎專管誥勅其爲僭踰不已甚乎正德辛巳楊廷和專權遂奏調吏部尚書石瑄專管誥勅視冢宰如屬寮惟給事御史道嘗論之舉朝莫有知其爲非者蓋權臣亂政三劉瑾楊廷和極矣劉瑾伏誅而弊政未得釐正者和把持踵襲之也漢誅丞相以爲常宋秦檜史彌遠等多善終以故奸臣相繼專權悞國無所憚忌



太祖嚴禁不許設立丞相其後內閣陰持丞相之柄  
至徐有貞結曹吉祥石亨蕭維禎構陷于謙等殺  
之後徐有貞安置雲南而已正德間焦芳劉宇曹  
元交結劉瑾俱以尚書取入內閣張綵罪狀同載  
劉瑾獄案論爲奸黨內閣楊廷和輩倡言曰內閣  
係輔導重臣自來不加罪言臣屢疏論劾竟寢不  
行劉宇焦芳止令致仕奪其散官曹元爲民而已  
及廷和以定策邀功變亂大禮爲桂萼等所論罷  
免其恩典極隆而蔭子爲錦衣衛世襲指揮使則  
又自來內閣官所無之事蓋奸臣預爲已地能必

行其術如此也

徐武功論相

杜堇初姓陸氏少遊吳中武功愛之酒酣語堇云汝  
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公曰左邊堆金千  
笏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少顧如此人乃可作宰  
相

皇明名相

皇朝相業獨稱三楊與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  
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  
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



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若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方則淳  
安之商灤縣之岳博太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  
之蔣巖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餘姚之謝風流文  
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當則新都京口之楊  
永嘉之張此則列聖甄陶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  
而無愧於前代諸人者也

商文毅公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至尊內外諸臣卧不帖  
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

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 旨  
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  
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  
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移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  
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  
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  
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  
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



商文毅公輅在內閣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恃 憲宗之寵大肆貪害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副都御史以行滇民爲之少甦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賂而沮之同一任大事而賢不肖相遠如此只此二事則我 朝當事大臣其功業孰有能與之並者張南園謂世不傳其功業何耶

李西涯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顧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伯庸親書之

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卽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修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豈能多見



張荊州

張荊州以少至而定國疑遂不至爲尸相是多智人以伊周而學申商遂不得爲名相是少福人故其生也人恨之其死也人亦思之

報復

江陵欲報復值王大成者買得一劍馮保令人誘而持入宮門如所謂白虎堂故事卽擒送 詔獄擬逼大成詞連新鄭朱緹帥考問無所得遂劫保曰大成似謂出若請保懼而請朱掠殺之其謀始寢獄始罷不則新鄭危矣夫新鄭德望未及伊周而志欲行伊周之事其免于禍幸矣

相傾

後相傾前相自嘉靖間始分宜之傾信州也以傲其禍深新鄭之傾華亭也以隨其禍淺旣而江陵之傾新鄭也以偏其禍隱蒲州之傾江陵也以專其禍顯嗚呼古之同心體國者果爾耶



卷之五十五



